

# 我与曼蒂博小姐

1美国2唐纳德·巴塞姆  
郭亚娟译

九月十三日

曼蒂博小姐想和我做爱可她还在犹豫着,因为我只是个孩子,这一点从相关的档案、从她桌上的学生成绩册和校长办公室摆放着的学籍卡目录可以得到证明。这里头准是有什么误会,我至今也没能弄明白。实际上我三十五岁了,参加过军,身高六尺一寸,成熟男性该有的体毛我也有,我还拥有一副浑厚的男中音,倘若曼蒂博小姐果真打定主意,我是完全清楚该怎么做那档子事的。

这会儿我们正在学习简分数。我当然能够算出所有的题目,至少是大部分题目(有些算法我给忘了)。尽管这课桌老挤着我的双腿,可我还是愿意坐在这稍嫌太小的椅子上,仔细观察着周遭的一切。班上有三十二名学生,每天清晨,我们总会在宣誓与国旗交好后开始一天的学习。而此刻我也得选择与谁交好,要么是曼蒂博小姐,要么是和我并排坐着的苏·安·布朗利,我俩中间只隔了条过道,她和曼蒂博小姐一样,都是爱的傻瓜。这两个今天我比较中意苏·安,尽管她只有十一岁,顶多十一岁半(她拒绝透露自己的确切年龄),可完全是个女人了,有女人们善于伪装的野心,也有女人们特有的善变。奇怪的是,她和其他孩子似乎并没有察觉我的出现和这地方有多么不搭调。

九月十五日

真好,我们的地理课本里有世界各大洲的大陆板块图,正好能掩护我偷偷摸摸地把日记写在一本毫不起眼的黑色作文本里。每天我得等到地理课才能把我这一早上的思绪写进日记里去,全是关于我的境况和我的伙伴们。我也试过等待其他时机来写,但不管用。要么是老师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幸好

此时她站在教室前的地图架旁),要么是我后桌的波比·凡德比尔特用力地捅我的腰,想知道我在做什么。在操场上的几次闲聊中,我得知凡德比尔特对跑车特别着迷,还是5公路与轨迹<sup>6</sup>的忠实读者。难怪总觉得后面那一阵阵汽车疾驰而过的声响像是从他课桌那边传来的,那是他在重新录制一张叫5赛百灵之声<sup>6</sup>的专辑。

九月十九日

只有我有时(仅仅是有时)会想到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否则我怎会出现在这不属于我的地方。也许曼蒂博小姐也隐约察觉到了,可我不懂,对此她始终保持缄默。刚被安排到这教室时我想抗议,这错误是明摆着的,就是再蠢的校长也不至于看不出;渐渐地,我算是想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故意的,我再次被算计了。

不过如今计较这些已没多大意义了。这个人生角色和我先前的那个同样精彩。我之前当过大北方保险公司的理赔评定员,这活儿让我不得不花大把时间在我们文明的废墟里:凌乱的火炉围栏,没了屋顶的小屋、内部严重损毁的仓库、一堆堆的断臂残肢。十年的保险业生涯让人总会把这世界看成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一看人,就只看到那人(可能)残缺不全的肢体;一进屋子,就寻思着火灾的起火路线。因此当我被安置在这里时,尽管知道了出了岔子,我还是明智地默认了;我意识到,表面上看来这是场灾难,兴许倒能让我从中捞着点什么好处。理赔评定员这个角色的确让我受益匪浅。

九月二十二日

<sup>1</sup> 美国的时尚汽车杂志。

他们拉我加入排球队。我不干,我可不想在身高上占人便宜。

九月二十三日

每天早晨我们都得点名:贝斯特维那、波肯福、布戎、布朗利、康恩、克伊尔、克里西琉斯、达林、杜宾、盖杰、圭斯威特、赫克勒、雅各布、克莱门奇米兹、雷伊、洛根、马赛、米特甘、费尔斯蒂克。像在德克萨斯州时那些昏暗的、痛苦不堪的清晨,基础训练营中士班长冗长而枯燥的点名声。

就是在军队,我也一样频出岔子。我费了好一番功夫才算明白了一件在他人看来原本就一目了然之事:我们所做之事大多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我老琢磨着,这是为什么呢。可紧接着发生了件事,又给我带来了新的问题。一天,我们接到命令,说是必须把我们训练地附近一带的所有树木从树根到最顶上的树叶全部刷成白色。传达命令的下士神情紧张,语带歉意。过后一名陆军上尉刚巧下班经过,看到我们浑身溅满白浆,疲惫不堪地站在我们刚创造出来的一排排白色怪物里,他大声咒骂着走开了。我不是不清楚原则(命令就是命令),可我还是感到纳闷:这一切都是谁决定的?

九月二十九日

苏# 安真令人惊叹。昨天她狠狠地一脚踢在我脚踝上,就因为她在历史课上她传纸条给我,而我却心不在焉。这会儿还肿着呢。不过当时曼蒂博小姐看着我,我什么也做不了。苏# 安总让我想起我前段人生里的那个妻子,而曼蒂博小姐反倒像是个孩子,这感觉真怪。她老是盯着我看,竭力不流露出她眼中的欲望。怕是其他孩子也察觉到了。我已经听到班上幽灵般的窃窃私语,说我是**老师的宠物!**

十月二日

有时我会猜想,将我带到此地究竟是怎样的一桩阴谋。时而我会想这准是我以前那妻子干的。她叫, , 我只是假装忘记罢了。她的名字我记得可牢了,就好比我现在仍记得我用过的摩托车机油的牌子(快克牌)和我在军队的编号(美 54109268)。她叫布兰达,我们分手那天的对话我记得最清楚了,现在想来,她非常可疑。/ 你有着妓女的灵魂。0我当时那么说,完全是如实地、毫无修饰地在陈述一个事实。/ 而你,0她答道,/ 就是个拉皮条的,就是狗屎一堆,小孩子一个。我要永远离开你,你信不信,没有我,你那一身的臭毛病非把你自己毁了不可。0

想起这段对话,我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着,苏# 安怜悯地看着我,这种同情对她可没什么好处。

她注意到了课桌尺寸和我的身材极不协调,却显然把这当成了我忧郁而又饱经沧桑的魅力的象征。

十月七日

我曾蹑手蹑脚地走到曼蒂博小姐的讲台前(当时教室空无一人),仔细察看桌面。我发现曼蒂博小姐是个十分整洁的老师。桌上仅摆放着她的学生成绩册(在里面我作为一名六年级小学生而存在着)和一本摊开着的教科书,翻开的那一页的标题是**让过程充满意义**。上面写着:/ 当孩子们对每一步都做到心中有数时,他们就喜欢上计算分数了。他们自信有能力采取正确的步骤并最终算出正确答案。然而,若要赋予这一主题以充分的社会意义,则需要我们去发现涉及这一过程的许多现实情况。许多涉及分数使用的有趣而贴近生活的问题应该得以解决, , 0

十月八日

重温当小学生的经历丝毫不让我感到恼火。今非昔比,何况这些孩子和当年伴我度过首次小学之旅的伙伴们在某些方面还是不尽相同:/ **他们自信有能力采取正确的步骤并最终算出正确答案**。0这的确有道理。波比# 凡德比特坐在我后桌是有些战略优势的,我这块头正好为他遮了阳呢。可当他想扇哪位同学一嘴巴时,他会先要求曼蒂博小姐把教室的窗帘放下,说是阳光很刺眼。接着趁她转身放帘子那会儿,**啪!**我那年代的孩子可没法这么轻而易举地糊弄权威。

十月十三日

也许在我第一次小学之旅那会儿,我是太过于相信权威们(谁决定的?)为我规定的一切都是稳妥得当的,以至于我把权威和生活本身混为一谈了。我的路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人生像是在我跟前不断撒下的纸片儿<sup>1</sup>,而我的任务就是循着这些线索前行。我第一次踏出校门时,觉得这样的活法实在而准确,于是积极地寻求人生。我获得了大量的线索:文凭、会员卡、竞选运动徽章、结婚证书、保险单、退伍证明书、纳税申报单以及奖状。这些似乎能够证明,起码我有**获胜的指望**。不过那都是我处理安东# 比契克太太索赔案时铸下大错之前的事儿了。

我误解了一个线索。别曲解了我的意思,只是,在上司看来那的确不啻于一场悲剧。我以为帮那位受伤的老太太(她甚至不是我们的投保人,而向大本

<sup>1</sup> 原文为 paper chase, 即/ 犬兔追逐, 一种户外游戏, 扮兔者在前撒纸屑, 扮犬者循屑追踪。

转运仓储公司索赔) 向公司争取她应得的赔偿是自己的职责所在。索赔金额是十六万五千美元, 这个赔偿额度我至今仍坚信是合乎情理的。不过若非我在一旁怂恿, 比契克太太是万万不至于这般高估自己的伤势的。公司到底还是赔付了这笔钱, 可是这么一来, 它对我本人、对我是否胜任评定员这一角色也就此失去了信心。我们的地区经理亨利# 古地坎德不无同情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同时告诉我, 我要有新的角色了。接着, 我就在这里了, 在贺拉斯# 格瑞利小学里, 在曼蒂博小姐充满淫欲的注视里。

十月十七日

今天我们要有一场消防演习。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我被安排当消防队长, 不独我们教室, 就连二楼右翼那一整排教室都归我管呢。初来乍到就被委以如此重任, 有人觉得这是我和老师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的又一证明。课桌下的小架子上躺着我的红色臂章, 用手触摸可以感觉到上面镶着的白色的消防0字母。一旁摆放着的棕色纸袋里是每天早晨我为自己精心准备的午餐。能为自己准备午餐的好处之一(也没谁会为我准备) 就是,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多年前, 在我以前的人生里, 母亲为我准备的花生黄油三明治如今为汉堡和奶酪所取代。我发现先前的饮食习惯竟也神奇地适应了我的新环境, 比方说, 我现在不抽烟了, 就是抽, 也和别的男孩子一样躲进男厕所里。一放学我就几乎不再碰烟了。只有在性方面我才能感到自己的真实年龄, 这事儿一旦碰了, 就怎么都忘不掉。我终日惶惶不安, 生怕曼蒂博小姐哪天会将我单独留下, 当我俩独处时, 兴许我就妥协了。为了避免此事发生, 我努力做名模范生: 这是我不招人喜欢的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 我总能感受到来自教室某些角落里的明显的敌意。不过我得承认, 在黑板那边远远望着我的那些个眼神儿总勾得我浑身火辣辣的。曼蒂博小姐举手投足都那么富有魅力, 尤其是那胸部, 真是秀色可餐的人儿呢。

十月二十四日

我这大块头在班里就好比是格列弗<sup>1</sup>, 偶尔也会面对挑战。当然, 同学们大多对此都能保持基本的礼貌, 即便我仅有一只眼或是两条腿都安着金属义肢, 他们也会一如既往地以礼相待。在他们眼里, 我从某种意义上说绝非健全之人, 却终究是同窗。但今天哈里# 布戎问我想不想打架。他父亲靠生产浴室排气扇(为此哈里常遭侮辱, 别人总爱问他文茨维尔那边的生意如何了) 发家致富。他那一群好奇

的追随者马上凑了过来, 想瞧瞧哈里的下场有多么凄惨。我说我可没那心思, 对我的回答他显然十分感激。我们于是成了永远的朋友。他私下向我透露, 他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帮我搞到我这一生所需要的浴室排气扇。

十月二十五日

/ 许多涉及分数使用的有趣而贴近生活的问题应该得以解决, 。0理论家们可没有意识到, 在这教室里所发生的或有趣或贴近生活的一切皆源于他们所谓的人际关系: 苏# 安一脚踢在我的脚跟上, 过后她的温柔关切之意是多么真实、多有女人味啊! 看着我一瘸一拐的, 她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这样人人都晓得她在我身上留下了她的新印记, 人人都晓得在和曼蒂博小姐争夺我这颗伟大而成熟的心的不公平的战争中, 她取得了一次胜利。即便是曼蒂博小姐对此也心知肚明, 作为反击, 她只能语带挖苦地问: / 伤着了吗, 约瑟夫? 她竭力压抑住眼底熊熊燃烧的欲火, 对消防队长的强烈渴望蒙蔽了她的双眼。我只咕哝着说, 我磕着了腿。

十月三十日

我老是会去想将来的路该怎么走。

十一月四日

我们的地下流通图书馆给我带了本5影视揭秘6, 一行标题/ 黛比的对象侮辱了丽兹! 0° 点缀在多彩的封面上。这是弗朗基# 兰多夫给我的礼物, 她是个极其平凡的女孩子, 至今还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这书还是她让波比# 凡德比尔特转给我的呢。我回头向她点头微笑以表谢意, 她把头埋到课桌底下去了。我曾见过女孩们传阅此书(若封面特别恐怖, 个把男孩子也会屈尊借去瞧瞧), 而曼蒂博小姐则是见一本没收一本。我随意翻了翻5影视揭秘6, 读到几行怪有意思的字。/ 本书所提供之独家照片并非那事儿的本来面目。我们知道那事儿是怎么回事, 也知道你们也许会道听途说。为正直的人着想, 我们首先披露这些事实。看吧, 这就是真相! 0照片上是一个当红的男电影明星, 身着睡衣裤, 睡眼惺忪, 而旁边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的年轻女子则一脸吃惊的神情。我松了口气, 很高兴这照片的确不是那么回事儿, 这完全就是离婚证据嘛。

<sup>1</sup>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5格列弗游记6的主人公。他游历至小人国时, 小人国国民皆视其为巨人。

<sup>0</sup> 丽兹指美国影星伊丽莎白# 泰勒。影星黛比# 雷诺兹与歌星艾迪# 费雪结婚, 后泰勒作为第三者插足, 导致二人婚姻破裂。

这杂志里还有一整页莫里斯#德#帕丽品牌的广告,主打丰臀产品,实际上就是臀垫。真不知这些臀部扁平的十一岁孩子看到这种广告时作何感想?(真正的秘密武器,为您的臀部增添无穷魅力!)若他们不懂得解码这语言,这些广告词是不会让人浮想联翩的。/让他为你疯狂,,0广告上如是说。也许我知道波比#凡德比尔特为啥只对蓝旗亚和玛莎拉蒂<sup>1</sup>如此神魂颠倒了,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至于为了别的什么事情而疯狂。

苏#安注意到弗朗基#兰多夫开始有了点苗头,迎着我的目光,她从背包里掏出至少十七本这样的杂志,全推给了我,仿佛要证明她能给的永远要比她的任何一个情敌多出许多。我只好胡乱翻了翻,那上面的编者视角吸引了我:

/ 黛比的孩子在哭0

/ 艾迪问黛比:你会,,?0

/ 丽兹做了个关于艾迪的噩梦!0

/ 黛比所知道的艾迪的事情0

/ 艾迪与丽兹的私生活0

/ 黛比把她的男人抢回来了吗?0

/ 丽兹的新生活0

/ 爱真是一件奇妙的玩意儿0

/ 艾迪的泰勒布置的爱巢0

/ 丽兹把艾迪改造成男子汉0

/ 他们打算同居吗?0

/ 难道不正是时候停止如此对待黛比吗?0

/ 黛比进退维谷0

/ 艾迪再次成为父亲0

/ 黛比打算再婚吗?0

/ 丽兹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吗?0

/ 为什么黛比讨厌好莱坞?0

黛比、艾迪、丽兹,这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会陷入如此纠缠不清的可怕境地?苏#安肯定清楚,她显然已经把这三人的历史研究得一清二楚,有朝一日她忽然得以从这乏味而死气沉沉的教室逃脱,可以把这作为她所期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借鉴。

我生气了,把这堆杂志一股脑儿塞还给她,连句谢谢的话都没说。

十一月五日

贺拉斯#格瑞利小学的六年级是个爱欲泛滥的火炉。今天外面下着雨,教室里面的空气情欲弥漫,分外凝重。苏#安今天缺席了,我疑心昨天的事把她给气病了。我的愧疚感挥之不去。我明白,她不该为杂志上和唯利是图的出版商们所提供的那些连

篇的鬼话负责,我不该对她这么凶。也许她只是感冒了。

教室里充斥着有一股未发育完全的性欲的味道,我还从未感受过这样的氛围呢。曼蒂博小姐十分无助,今天一切都不对头。爱莫斯#达林在衣帽间里画了些肮脏玩意儿,被抓了个现行。可悲的是,这画其实一点儿都不准确,全然不是那回事儿,顶多只能算是一种爱的表达。但那些没见着这画的孩子,甚至那些见过并认定这就是脏画的孩子,都一样地兴奋不已。整间教室因这一知半解的莫名的激动而乱哄哄的。爱莫斯站在门口,等着被拉到校长办公室。突如其来的短暂声名让他既享受又恐惧。曼蒂博小姐不时地向我投来责备的眼神,像是把这场骚动归咎于我。可这并不是我造成的,我也和其他人一样都深陷泥沼,不可自拔了。

十一月八日

对同学们和我来说,一切都是被许诺了的,尤其是我们的未来。而我们则眼睛一眨不眨地接受了所有这些该死的承诺。

十一月九日

我到底还是鼓足了勇气,请求帮我换一张大点儿的课桌。在课间我几乎没法走动了,两条腿怎么都伸展不开。曼蒂博小姐说她会向监管人反映这事儿。她担心的是我的练习为何每次都完成得如此出色。她问我是不是找谁帮忙了,那一刻我差点儿就想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她,然而像是有什么阻止了我。在这里我是安全的,有容身之处,我再也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反复无常的权威了。我打定主意,以后不把练习做得这么好。

十一月十一日

一段失败的婚姻,一项失败的评定员事业,在军队里恐怖的经历和非人的生活。这些就是我迄今为止的存在,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沮丧。无怪乎接受再教育似乎是我目前唯一的指望。即便是我本人也相当清楚,我必须从最为根本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个社会在重新改造次品这方面当真有效率!

我得以从美国年青人那种或愉快或绝望以及一心赚钱的浑浑噩噩的生活中抽离出来,被抛回过往的时空,于是开始明白我错在哪里、我们都错在哪里。(尽管这种认知并非那些送我来这儿的人的最终目的,他们只要求我恢复正常。)

十一月十四日

<sup>1</sup> 汽车品牌。

区分成人与孩童,也许自有其道理,却终究是肤浅的,我觉得。世上之人无非是一个个为爱疯狂的自我。

十一月十五日

监管人告知曼蒂博小姐,我们的课桌都是为六年级小学生量身定做的,由评估理事会明确规定,并由加州恩格沃德市的如阿特教育用品公司配置的。他还指出,如果不是课桌尺寸的问题,那么谁是学生的个头有问题。这个结论曼蒂博小姐自然早已知晓,她不愿在此事上多做纠缠,我想我知道为什么。校方一旦获悉,那么我很有可能会被送到某个/特殊儿童0的研究机构,那将是一场天大的灾难。和那些神童(也许更应该说是/弱智0儿童)共处一室,不消一周我非得萎靡不可。让我平淡无奇地在这儿过活吧,我祈祷着。上帝啊,我只想做普通人。

十一月二十日

我们总爱把符号当成承诺。我身材魁梧,嗓音洪亮,因此曼蒂博小姐认为我总有一天会跟她上床。苏#安把同样的符号理解为我有别于她所认识的所有异性,因此我是富有魅力的,因此她视我和她所热望的一切为特殊财产。倘若她们的论点皆不成立,则她们对生活的信心也将丧失殆尽。

而我自己呢,以前把公司的信条(/随时为您排忧解难0)理解为评定员的职责所在,结果极大地损害了公司最深层的利益。我以为我的妻子身上具有一切妻子该有的符号(美丽、迷人、温柔、气味芬香、能下厨)就意味着我找到了真爱。布兰达呢,把现在误导了曼蒂博小姐和苏#安#布朗利的那些符号解读为一个保证她幸福生活的承诺。曼蒂博小姐、苏#安、我自己、布兰达、古地坎德先生,我们所有的人仍坚信美国国旗象征着某种普世的公正。

但环顾我们这未来公民的孕育地,我想说,符号就是符号,其中不乏谎话。这是我在这里的伟大发现。

十一月二十三日

假如我能静静地待在这教室里,在哈里#布戎朗读历史课本里拿破仑如何举步维艰地进攻俄国的喻喻作响的声音里,边听边做笔记,那么这段孩童的经历终究还是能够拯救我的。我作为成人时感到困惑的一切谜团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我一个一个地数着,一个一个地揭开其根源。

十二月二日

曼蒂博小姐是不会允许我永远长不大的。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温暖得有些发烫,久久不曾

离开。

十二月七日

正是这个地方对我所做的承诺、一些无法兑现的承诺在不久后把我给搞糊涂了,让我觉得我这么做毫无意义。世上之事皆被呈现为有因可循,如果我想算出四,那么我只消把二加上二就是了。或是我想火烧莫斯科的话,必须循着前人的足迹前进。如果我和波比#凡德比尔特一样喜爱蓝旗亚2.4跑车轮胎,那么我只需通过适当的过程,那就是搞到钱。而如果我想要的是钱,我只需要去赚。所有这些目标在评估理事会的眼里都同样美好,这一逻辑的佐证俯拾皆是,看看这栋钢筋玻璃铸成的冷冰冰的丑陋的大厦,看看曼蒂博小姐是如何带着理所当然的口气解释我们那些不甚光彩的战争的。谁还能说安排欠妥,错已铸成,符号遭误读呢?他们自信有能力采取正确的步骤并最终算出正确答案。0我采取正确的步骤,得出了正确的答案,而我的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

十二月八日

我的启蒙教育进行得很顺利。

十二月九日

灾难再次降临。明天我将被送往医院观察。我和曼蒂博小姐课间在衣帽间里被苏#安#布朗利撞了个正着,当时曼蒂博小姐裸露的双腿正绕着我的腰。有那么一刹那,我以为苏#安就要昏厥过去了呢。她大哭着跑了出去,直奔校长办公室,现在她总算明白过来谁是黛比、谁是艾迪、谁是丽兹了。让她幻想破灭,我感到十分愧疚,不过我知道她会没事的。曼蒂博小姐虽然毁了却也得逞了。尽管将被指控纵容未成年人犯错,她看起来倒是十分平静。对她的许诺仍然有效:现在她明白她所被告知的关于生活、关于美国的一切都是准确无误的。

我竭力想说服学校领导,我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未成年,实际上一切都是我的错)))但不顶用。他们还是那么蠢。我这些同龄人对我竟然不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大感吃惊,正如拿破仑一世禁卫军长途跋涉进入俄国大陆,全班同学费了好大劲才得出这么个结论:真相意味着惩罚。

临别前,波比#凡德比尔特把他的5赛百灵之声6送给了我。

t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福建 厦门

361005